

奇遇「双枪将」

● 朱彦



奇遇“双枪将”

朱彦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康人平
插 面：王国栋
责任编辑：边东子

奇遇“双枪将”

朱 彦

★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★

787×1092 1/32 4.25印张 68千字

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,700册 定价0.58元

内 容 提 要

马小林喜欢玩蟋蟀。有一天，他的家被坏人盗窃了，连马小林最喜欢的一只蟋蟀也下落不明了……

后来，马小林和他的同学们积极配合民警叔叔侦破了这个案件，一个盗窃、赌博集团落入了人民的法网；马小林和他的同学们也在这场斗争中提高了认识，加强了团结。

这本书故事曲折，生动，富有生活气息，不仅有趣，而且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。

目 次

马小林捉住了一只青头蟋蟀·····	1
一串被扔掉的钥匙·····	14
小偷居然偷走了“双枪将”·····	27
章大伟真伟大·····	39
魏兴根的惊人决定·····	53
奇特的秘密审讯·····	66
他们又重归于好·····	81
大开眼界的三天·····	93
在贼窝里·····	106
“双枪将”在欢叫·····	121

马小林捉住了一只青头蟋蟀

“瞿，瞿，瞿！”

在一堆砖头下面，发出蟋蟀的鸣叫声。

世界上真有这样凑巧的事！马小林昨天夜里做了个梦，梦见他捉住了一只好大的蟋蟀；可这会儿竟然真的遇到了蟋蟀，马小林怀疑自己又在做梦了。

他用牙齿咬了咬嘴唇，痛，真的痛！他又用指甲使劲掐了掐手臂，不但痛，还掐出一道血痕呢！不是做梦，不是做梦！

他忽然想起章大伟说的话：“做梦，梦里环境都是黑的，没有色彩。”他使劲闭了闭眼睛，然后睁开，向四周看了看：夕阳西下，天空是淡淡的蓝色；眼前的建筑工地上，灰色的脚手架，绿色的搅拌机，黄色的沙堆，红色的“安全生产”标语，都是彩色的，不是黑白的，就连这发出蟋蟀鸣叫的乱砖头堆，都是红色的呢！

不是做梦，那太好了！马小林可以捉到一只真正的蟋蟀了！他弓着腰，悄悄地低下头去，细细地倾听着砖头底下的动静。这只蟋蟀真鬼，叫了那么几声，怎么就没有声息了？

“瞿，瞿，瞿！”

哈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两块重叠着的砖头底下呢！

马小林轻轻地移动了脚步，在两块红砖的一边蹲了下来。他侧过耳朵，耐心地等待着它的鸣叫。真的，好的蟋蟀都不怎么爱叫。老是那么一个劲地“瞿瞿”乱叫的蟋蟀，都是些不中用的家伙，马小林家有的是，并不稀罕。

“瞿，瞿，瞿！”

这令人神往的鸣叫声终于又出现了。它是那样的深沉响亮，却又那样的清脆短促。“瞿，瞿，瞿！”就这么三声，不多也不少，接着又是一片沉寂。就凭这从容的鸣叫声，马小林推想，一定是只好蟋蟀。他禁不住心跳了、手抖了，恨不得一下子扑上去，把蟋蟀捉住。



可是不行，如果马上把它捉住，捏在手心里带回去，会把它捏伤的。真糟糕，这大热天，他只穿了短裤、翻领汗衫，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带，连竹管筒也没有一个。那怎么

办呢？他伸手在屁股袋里摸了摸，摸出一张纸条来。

马小林打开这张练习本上撕下的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小林：

娘娘腔有阴谋，警惕！！

大伟

1978年8月3日

马小林笑了笑，用两个指头，把纸条卷成一个纸筒，一头折拢封住，把它搁在砖堆边。他悄悄地提起搁在上面的一块红砖，把它放在一边，然后屏住呼吸，把底下的那块砖轻轻地掀起一头，啊，一只好大的蟋蟀！它几乎有马小林的半节小拇指那么大，全身黑褐发亮；它静静地伏在砖下松软湿润的泥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马小林兴奋极了。他伸出左手掌轻轻地罩在蟋蟀的后上方，又伸出右手掌迎头向蟋蟀缓缓地勾去。

奇迹出现了。这只黑褐发亮的大蟋蟀只是轻轻一跳，跳到马小林的右手指上。马小林浑身都要发抖了！它居然不逃跑，却威风凛凛地停歇在马小林的手指头上！

马小林急忙把蟋蟀握在空心拳里，用左手拿起纸卷筒，把筒口对准拇指和食指圈成的空拳口，然后用小手指微微地拨了拨，蟋蟀就顺着他的手掌心，缓缓地爬进了纸筒。

马小林把纸筒口封上，就沿着建筑工地边沿的小路，欣喜若狂地跑去，跑向自己的家。

马小林的家在香水桥的一幢四层楼的旧工房里。这幢工房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。当年，这儿附近有一条臭水浜，就是上海沪西一带赫赫有名的法华浜。据说，这条法华浜的河水污黑浑浊，奇臭难闻，河边恶草丛生，蚊蝇猖獗。法华浜的蚊子一只只个头儿大，身体壮；在人的身上叮一口，就能肿起一个大疙瘩，几天都消散不了。这种蚊子笨头笨脑的，有时叮住人不放，只要用两个指头一捏，就能把它捏出一肚子血来。这样的蚊子，马小林自然没有见过，因为在马小林出生的时候，这儿的臭水浜早就填平，附近还盖起了一些工房。臭水浜上的臭水桥也早就消失，留下了“香水桥”的美名。可是这几年这儿的卫生搞得不好，绿化地带长满了杂草，蚊子又渐渐多起来。不过，这也好。蚊子多了，蟋蟀也多了，要不然，它们怎么会跑到建筑工地上去呢？

马小林家在这幢工房的二楼东头。这时马小林的爸爸和妈妈都已经下班回来了。

“老马啊，你看我买了些什么东西？”马小林的妈妈一进门就把右手提得高高的，手指下吊了两串螃蟹。那些螃蟹在绳串里划着它们横七竖八的腿，一个个还吐着泡沫呢！

“唷，好东西！”被马小林的妈妈称做“老马”的马小林爸爸，正坐在一张新买的沙发上，翘起二郎腿，在看科技小报。他抬头望了望，说，“这么大的螃蟹，从哪儿买来的？”

“法华镇的街上，有的是！”马小林的妈妈说，“那些搞贩卖的，真会赚钱。这两串蟹要两元四角钱呢！到了秋天，还不知道要多贵呢！”

“有了钱，花就花一点吧。”老马兴致勃勃地说，“小李，今天晚上我们喝点啤酒，庆祝庆祝。”

“那当然！”被老马称做“小李”的马小林的妈妈说，“要不是开了三中全会，哪里有今天！”

是啊，要不是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哪里会有今天的好日子！马小林的爸爸叫马和林，是电机研究所的工程师，妈妈叫李文韵，在东方制药厂财务科当会计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当中，马和林靠边、关牛棚、下干校，还下放到工厂去劳动，折腾了十多年。

几天前，研究所落实政策，他恢复了职务，还补发了两千多元的扣发工资。今天，研究所召开表彰对四化有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大会。马和林因为工作出色，有成绩，受到了表扬和奖励，奖到了一块“宝石花”手表。这真是值得庆贺的喜事，怎么不使他们感到激动和兴奋呢！

“老马，小林呢？这小兔跑到哪儿去了？”李文韵提着螃蟹，一边向厨房走去一边问马和林。她的嗓门很大。

“谁知道！我回家来，连他的影子也没见着。”马和林回答说。

“这小兔，放了暑假也不在家呆着，整天的野在外边。”李文韵在厨房里抱怨着。除了她的大声叫嚷，还有自来水“哗哗”、刷螃蟹“唰唰”和钢精锅盖“叮叮当当”的声音，厨房里好象在演奏交响乐，所以马和林也听不清她说些什么，仍然自顾自地看起报来。

“这小兔，怕又跑到建筑工地上去了吧？”李文韵继续大声

嚷着，“老马，你快出去看看，把小林找回来。要是在工地上被什么东西砸着，可不是玩儿的！”

“哗哗，唰唰，叮叮当当……”，厨房里的“交响乐”奏得更响了。

“老马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快去外面找找小林呀！”李文韵的声音和“交响乐”交织在一起，乱成一片。马和林这时却悠然自得地看着报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他早已习惯在这种“交响乐”的伴奏下看报读书了，这也是一种本领呢！

忽然，厨房里的“交响乐”和说话声一齐停止了。李文韵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朝马和林瞪着眼说：“你怎么了？耳朵聋了！”

马和林这才慢慢地放下报纸，抬起头，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你说什么呀？”

“我要你去找小林，”李文韵嗔怪着，“聋子！”

忽然，从门外窜进一个小孩来。他穿一件翻领汗衫，一条灰布短裤，手里拿着一个纸卷筒。正是马小林！

马小林汗水淋淋地跑进屋，兴冲冲地说：“爸爸，我捉到一只蟋蟀！”

“蟋蟀，蟋蟀，蟋蟀能当饭吃！”李文韵粗声粗气地说，“整天的野在外边，弄得浑身泥巴，像个鬼！”

“我哪里整天的野在外面了？我们在学校里开中队会，刚刚结束！”马小林辩解说，“不信你去问吕老师。”

“还要强辩！中队会叫你去捉蟋蟀？”李文韵回过身去，边走边说，“我可没有工夫跟你嚼嘴嚼舌……”

“蟋蟀是我回家时在建筑工地上捉到的。”马小林委屈地

嘟嚷说，“你不了解情况，冤枉人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妈妈不了解情况，不该冤枉你；可你也不能顶嘴。对家长说话，要有礼貌。”马和林打圆场说，“来，小林，把蟋蟀放出来看看。”

“老马，你这个人，跟孩子玩蟋蟀，也不怕丢人！”

尽管李文韵的嗓门儿挺大，可“哗哗”、“呱呱”、“叮叮当当”的声音又响起来，把她的话淹没了。谁也听不清她嚷些什么。

马小林从紧靠五斗橱的墙脚下捧出一摞蟋蟀盆，搁在小方桌上。马和林也凑过来看。

这摞蟋蟀盆一共是四个，三个是紫砂色的瓦盆，盆盖上刻有一方印章，上面用隶书写着“常胜将军”四个字；另一个是黑色的，盆盖上用正楷刻着几行字：

前园后圃

乱石间作瞿瞿之声

左冲右突

瓦盆底逞骁骠之威

这几行字，马小林查过词典，知道无非是形容蟋蟀习性的话。据说这只黑盆还是爸爸小时候的玩物，那三只紫砂盆，都是自己省下零用钱买的。眼下，这四个盆里的蟋蟀是经过几场角斗以后，被马小林按凶猛骁勇的程度，分为头盆、二盆、三盆、四盆。头盆自然是那个制作精致的黑盆罗！

马小林掀开头盆的盆盖，盆里是一只桂花蟋。这只蟋蟀

长得修长漂亮，马小林用蟋蟀丝草轻轻撩逗它的尾巴毛，它迅速回过头来，张牙便咬。马小林收起丝草，那只桂花蟋便得意地张开翅膀，“瞿瞿”叫了几声，翅膀下的桂花点光彩鲜艳，威风极了。这是马小林所有的蟋蟀中的大王，被马小林命名为“桂花大将军”。

马小林又挖开纸筒的一头，把刚刚捉来的蟋蟀小心地倒在盆里，随手把那个纸筒塞在屁股袋里。只见那只蟋蟀站在盆底上，啊！这是一只多么粗壮的蟋蟀啊，简直象一只油葫芦。仔细看去，它英武雄壮，全身黑里带青。尤其是它那又肥又大的头和颈项，青褐色中还显露了丝丝白纹。一对翅膀金光闪亮，波纹清晰好看；头上一对黑须触角，又长又齐，它们高高地扬起，好象京剧舞台上大将盔帽上高高翘起的翎毛；身后的两根尾毛挺拔修长，象两支犀利的短枪；它的后肢粗壮长大，有力地支撑着它那粗重的身体。

马小林举起蟋蟀丝草，朝它的尾巴上撩了撩，它只是微微地翘起屁股，抬起一条腿，轻轻踢了踢，并不回头；马小林朝它的前腿边撩了撩，它却侧过身，让开了；马小林又用丝草逗撩它的头，它干脆回过头去，不予理睬。不好，看来这只蟋蟀中看不中用，怎么连牙也不开？

马小林失望了，又去用丝草逗撩他的“桂花大将军”的尾巴，只见这位“桂花大将军”象通了电似的，迅速转过身来。马小林马上收起丝草。眼下两只蟋蟀已经是面对着面，相距不远。一场格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。

“桂花大将军”虽然比那只青头蟋瘦削些，但却神气多了！

只见它对着新来的对手，朝前抖了抖身子，那是格斗前的准备。如果对方识相，自当早早逃跑才是。

可是，青头蟋却不识相，它自顾歇着，并不逃跑。“桂花大将军”不耐烦了，它又朝前抖了抖，做出冲锋的姿态，对手还是不动声色。“桂花大将军”虚张声势，装模作样地冲了几下，便展开漂亮的翅膀，“瞿瞿，瞿瞿”地叫了起来。

“桂花大将军”怎么了？光叫，却再也不冲锋了？马小林也不不耐烦了，伸出丝草，朝“桂花大将军”迎头撩去。果然，“桂花大将军”张开嘴，冲了过去。马小林急忙抽回丝草，睁大了眼，观看这场厮杀。

“桂花大将军”张开暗红色的牙，顺势扑了过去，等它扑到了跟前，青头蟋蟀把后腿撑了撑，使身体微微前倾，然后才不慌不忙，张开嘴来。啊，这是一张多么惊人的大嘴呀！一对紫黑色的大牙，又粗又厚，就象一对大钳，迎候它的敌人。两只蟋蟀的牙齿交错在一起，只有一个回合，“桂花大将军”便被摔出了盆外。

青头蟋闭拢了它的大牙，张开金色的翅膀，“瞿，瞿，瞿！”叫了三声，然后便偃旗息鼓，安静地歇着，就象刚才并没有发生过一场战斗似的。

“桂花大将军”被摔出盆外，很快被马小林捉进一个铝制的水瓶盖子里。马小林又用丝草试了试，它惊魂未定，回头便走，显然是一个败将了。

马小林看得惊呆了。这只青头蟋真厉害，只一个回合，就把他的“桂花大将军”摔出盆外，那二盆、三盆、四盆，更不用

比了！这头盆，自然应当让给这位新来的青头蟋了。

马和林也饶有兴味地观看着这场厮杀。他笑着对马小林说：“小林啊，你看，一个是张牙舞爪，飞扬跋扈；一个是不骄不躁，沉着应战。你看是哪一个强呀？”

“当然是青头蟋罗！”

正说着，李文韵端着一碗油酱蟹，从厨房里走出来。她大声地说：“你们这一老一少，还要不要吃饭呀？”

马和林笑着，随和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把蟋蟀收起来。该吃饭了。”

“爸爸，给这只蟋蟀取个名字吧。”马小林一面说，一面收拾着桌上的蟋蟀盆。

“好，我来给它取个名字。”马和林想了想说，“这只青头蟋蟀，双须双枪都很整齐，就叫它‘双枪将’吧！”

“‘双枪将’，这名字好极了！”马小林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“什么双枪单枪的，惹得我光起火来，把它们连盆一起砸了。”李文韵笑嗔着说。

马小林家今天的晚餐是十分丰盛的，除了油酱蟹，还有炒鱼片呀，炒肉片呀，炒了四五样菜，外加一个三鲜汤。

马和林平时不会喝酒，今天高兴，打开一瓶啤酒，喝了两口，胖胖的脸渐渐地红起来，嘴里的话也渐渐地多起来。他津津有味地嚼着一条蟹脚，兴冲冲地说：“小李啊，今天我奖到了一块宝石花手表，你的那块旧表，可以换掉啦！”

“你的那块上海牌，不也旧得不象样子了？”李文韵喝了口

啤酒，大概是觉得苦，皱了皱眉头，说，“那还是二十年前买的，修了几次，也不中用了。”

“那就拿些钱再去买一块女表吧。”马和林吐着蟹壳，继续说，“咱俩都换块新表，也神气神气。”

“你倒是想得天真！”李文韵的嗓门又大起来，“结婚到现在，家里连口大橱也没有买。那几年你只发生活费，家里的开支，还不都靠我的工资？老老小小，衣衫破破烂烂的，不要添置？这两千块钱，手头一宽，就完啦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又要哭穷了！我说了一句，你就是牢骚一堆。”马和林陪着笑脸说，“反正你是管钱的，要花些什么，就花吧！”

“花？有了钱就花！”李文韵毫不退让地说，“两千元钱整数，一个也不能花，星期天存银行去。富日子也要当穷日子过才行。再说，现在两人都加了工资，平时精打细算，也够了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马和林说，“你是财政部长，你决定就是了。”

正喝着，忽然从门外响起了说话声：“老马啊，又有了什么高兴事，喝起酒来啦？”

马和林抬头一看，只见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人眉清目秀，穿着入时，看来有三十多岁。

“唷，德宝！来来来，来喝一杯！”李文韵立刻站起身，招呼说，“今天你口福好，又有酒，又有菜。”

“你们吃饭。我已经吃过了，不用客气。”德宝摆摆手说。

“德宝，坐下来吧！”马和林见了德宝，微微有些激动，说，

“今天我高兴，你就陪我喝几口，也算是师徒俩一场情谊。”

“好，好，老马这么动感情，我就喝一杯！”德宝说着，便在小方桌空着的一头坐下来。

说起马和林跟德宝当徒弟的事，马和林的心情就很不平静。是啊，那一年在干校被宣布到一家缝纫机厂去“战高温”，谁知一去就是五、六年。这五、六年，他就当了德宝师傅的徒弟。德宝常常跟他聊聊天，吹吹牛，干活的时候也很照顾。这对马和林来说，实在是太感激了。加上两个人都住在香水桥一带。于是，马和林便把他当作知己。

“老马，听说你补发到两千元工资，可要当心啊！”德宝关切地说，“最近听说一些盗窃案，都是盗窃落实政策发放财物的人家。你们家白天都上班。这门，可要锁好。”

